

新式標點

國學所往叢書之一

濟南祥泰

劉鵬鵬題



王治心轉贈

滹南辨惑

標點者侯毓珩

上 冊

1 9 3 1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緒言

我們讀一箇人的著作，不可不知道他的生平。所謂生平，包括箇人的品質，經歷，思想，言論以及遭值的時代，友朋等等。知道了這些，然後可以瞭然于他所以有這樣的著作，不會有別樣的著作的緣故。不然，對於作者尙且茫然，怎麼能深切地了解他的著作呢？

所以我們讀這一部書，先得知道作者王若虛的生平。在金史卷一百二十六裏，有他的傳記。他字從之，號慵夫，橐城人，生一一七四年。幼時就非常穎悟，通解文字。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調鄆州錄事。歷管城，門山二縣令，都有惠政。後爲國史館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爲著作佐郎。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爲左司諫。後轉延州刺史。入爲直學士。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崔立變作，投降蒙古，速不_哥。一般人附和着，要給他立功

德碑。翟奕用尚書省的命令召若虛撰文。若虛自知將跨入危險的境界，但不欲污了自己的「名節」，便冒死向要他撰文的人論理。那些人不能折服他，也就沒法想。結果是元好問作了，與若虛共同刪定數字，也不過「直敘其事而已」。後來蒙兵入城，這箇碑終於沒有立。金亡後，微服北歸，鎮陽，自稱潯南遺老。東游泰山，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一二四三）年七十歲。

他的著作有慵夫集，潯南遺老集，史均稱「若干卷」，沒有記得詳細。四庫提要卷一百六十六潯南遺老集四十五卷下說：「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潯南遺老集四十五卷，與王鶚序合。慵夫集虞稷雖著錄，而卷數則闕。考大德二年王復翁序稱以中州集所載詩二十首附卷末，則慵夫集元時已佚，惟此集存耳。」此可見潯南遺老集是王若虛僅存的著作，他的慵夫集是什麼東西，我們無從知道了。

潯南遺老集四十五卷裏，辨惑的東西超過了四分之三。計五經辨惑二卷，論語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記辨惑十一卷，諸史辨惑二卷，新唐書辨三卷，君事

實辨二卷，臣事實辨三卷，議論辨惑一卷，著述辨惑一卷，雜辨一卷，謬誤雜辨一卷，文辨四卷，其外是詩話三卷，雜文及詩五卷。四庫提要說：「第三卷惟論語辨惑序一篇，總論一篇，僅三頁有奇，與他卷多寡懸殊，疑傳寫佚此一卷，後人割第四卷首三頁，改其標題以足原數也。」此外脫漏之處尚多，可見傳寫佚失正不少呢。

這些辨惑的東西不是文學的作品，只是隨筆一般的記錄，多的至數千言，短的也許只一句話，只求說明了意見便完事。但是，我們現在把牠加上句讀，重行印行，卻專取這辨惑的部分，從文辨起，都割棄了，這是什麼意思呢？大概讀書貴在有所得，否則只是死讀，只是給書籍做奴隸。有所得可以分積極消極兩方面講：潛心體會，恍然有悟，書中所說的完全融化入我們的精神裏，因而使我們的生活更豐富，人格更完滿，這樣當然不是徒然的讀書，就是積極的有所得。或者剖析精微，深入無間，能發見書中的錯誤，這也不是徒然的讀書，而是消極的有所得——所得的是思辨的訓練，智慧的長進。又，論到做學問的方法，昔人同今人都是這麼說，應

該作筆記的工夫。做學問不是隨便玩的事，要寸積銖累，積一點是一點，要步步走到，懶一步少一步。單靠聰明不行，單靠穎悟也不行，必得下死工夫，備真材料，才有希望。而作筆記就是下死工夫，備真材料。從許多許多的筆記裏，再加以系統的整理，所謂「綱舉目張」，就會有不知幾多的新發見。這部書裏辨惑的部分，我們所以要重爲印行，貢獻于現代的讀者，就因爲牠是讀書筆記，是讀書而能消極的有所得的，這可以給現代的讀者一種感發，因此也將這樣去讀書，這樣去做學問的緣故。至于文辨，雖名爲辨，其實與詩話差不多，只是文話、雜文及詩也與辨惑的部分不倫，所以我們都割棄了。標名導南辨惑，這是因爲王復翁序文中本來有這箇名稱，而且現在也更爲妥當一點。

四庫提要對於這部辨惑的著作有以下的概說及評論：

其五經辨惑，頗詰難鄭學。于周禮禮記及春秋三傳亦時有所疑。然所攻者皆漢儒附會之詞，亦頗樹偉觀。其自稱不深於易，卽於易不置一詞，所論實

止四經；則亦非強所不知者矣。

史記辨惑、諸史辨惑、新唐書辨皆考證史文。掇擊司馬遷、宋祁似未免過甚，或乃毛舉細故，亦失之煩瑣；然所摘遷之自相牴牾與祁之雕斲，中其病者亦十之七八。

雜辨、君事實辨、臣事實辨皆所作史評。議論辨惑，著述辨惑皆品題先儒之是非，其間多持平之論，頗足破宋人之拘攣。雜辨二卷於訓詁亦多訂正。

我們看了這幾句，也就可以知道這部書的大概。

編者覺得這書有數優點。其一，在於平情衡理，不作過爲深玄之論。這一點似乎很平常，但是在從前自名爲「儒者」的，卻是很難到的境界。他們橫互在心裏的是「聖人之徒」，「聖人之徒」應該不同常人一般見識，於是發議論要繞箇彎兒，做文章要拉起腔調。王若虛雖然並不否認爲聖人之徒，但是能站在常人的地位來讀書，來論事，所以他的辨惑很能夠「平情衡理」。論語辨惑總論開頭說：「解

論語者有三過焉：過於深也，過於高也，過於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爲失其實，亦何貴乎此哉？這幾句差不多是他辨惑的宣言，他的工作能夠不背這幾句的宣言。

第二箇優點可以說是能夠比核。清代樸學大盛，成立一義，往往引證比核，材料不厭其多。到今日，乃知這就是所謂科學方法，今後且將更求其廣博。但是在以前，單義孤證，或者彊詞翻騰，也就可以成篇立說。所以文集多而著作少，浮議多而確論少。王若虛的時代的學問界，不就是這箇現象麼？然而他糾正史書記敘的錯失，或用可靠的材料來對勘，或就用本書來比核，一經指摘，往往同老吏斷獄一樣，竟不復能提出抗辯。他有這樣的整理與綜合的能力，假若生在清代極濃烈的學問空氣中，安知不是箇傑出的大師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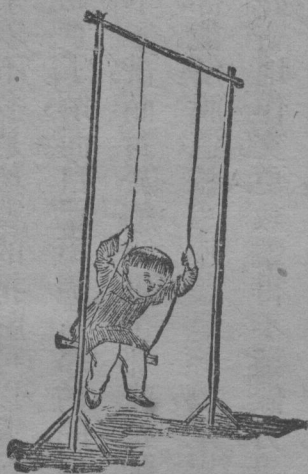
第三箇優點可以說是注意文法的研究。古代的文字，有的產生在形成現在的文法之前，所以有許多語句，不能用現在的文法來解釋的。也有經過傳流的錯

誤，因而字句間發生疑義的。又有好些摹古的人，雖然生當後代，卻跟着古代的文法來作文造句，或且依據古法，自創新逕，因而弄成非常古怪，甚至難以索解的。這些情形，在錮蔽的人看來，差不多是珍賞的把戲，可以愛玩，可以驕人。實在呢，這些是作文爲學的人應當切實了解，而自己不當摹仿的。但是，唐宋以來的文家，對於『八代之衰』固然革了命，而對於經籍史書那些拘强的句子，生硬的轉折，方且摹仿不歇呢。王若虛卻能解脫這拘束，不論是經籍，是史漢，凡有可疑，都給摘出，對於新唐書那種摹古好奇地作文，更攻擊得不遺餘力。想來，讀了這一部書，至少會減損盲目地崇拜古人文字的習慣。

當然，我們對於這部書也有不能滿意的地方。如他注意文法，單說史記用什麼字都不合，卻不注意於時代的習慣，討究出一箇與後代如何不合的通則來。又如論君臣之義，在現在看來，簡直是笑話。但是，我們應知道各人所負的時代的刻痕，在一箇時代裏，人的思想言論可以爲時代之傑出者而不能超過時代。四庫提

要說：「金元之間，學有根柢者，實無人出若虛右。」可以說是很通達的斷論。我們當誦覽五經史漢等書時，用此書爲一種參攷，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侯毓珩。十六，一，十二。



溥南辨惑總目

卷一

五經辨惑〔上〕

卷二

五經辨惑〔下〕

卷三

論語辨惑序（總論）

卷四

論語辨惑〔二〕

卷五

論語辨惑〔三〕

溥南辨惑 總目

卷六

論語辨惑〔三〕

卷七

論語辨惑〔四〕

卷八

孟子辨惑

卷九

史記辨惑〔二〕（採撫之誤）

卷十

史記辨惑〔三〕（採撫之誤）

卷十一

史記辨惑〔三〕（取舍不當）

卷十二

史記辨惑〔四〕（議論不當）

卷十三

史記辨惑〔五〕（文勢不相承接）

卷十四

史記辨惑〔六〕（姓名冗複）

卷十五

史記辨惑〔七〕（字語冗複）

卷十六

史記辨惑〔八〕（重疊載事）

卷十七

史記辨惑〔九〕（疑誤）

卷十八

史記辨惑〔十〕（用虛字多不安）

卷十九

史記辨惑〔十一〕（雜辨）

卷二十

諸史辨惑〔上〕

卷二十一

諸史辨惑〔下〕

卷二十二

新唐書辨〔上〕

卷二十三

新唐書辨〔中〕

卷二十四

新唐書辨〔下〕

卷二十五

君事實辨〔上〕

卷二十六

君事實辨〔下〕

卷二十七

臣事實辨〔上〕

卷二十八

臣事實辨〔中〕

卷二十九

臣事實辨〔下〕

卷三十

議論辨惑

卷三十一

著述辨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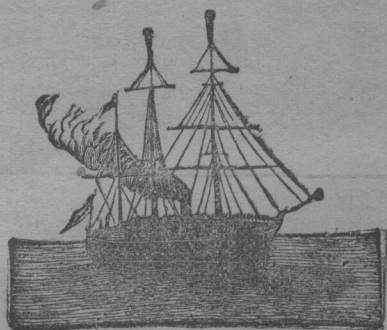
卷三十二

雜辨

卷三十三

謬誤雜辨

鴻南辨惑 總目



淳南辨惑 卷一

淳南 王若虛從之

五經辨惑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詩所以美仲山甫也。疏云：『既能明曉善惡，又能辨知是非，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無有禍敗。』其說甚爲明白。蓋人之所以陷于禍敗以至失身者，由其愚暗妄行，不知理義故耳。然世之學者，皆認爲遠害自全之意，凡以剛直諫諍不容于時者，輒持此說以律之。嗚呼！山甫以忠臣遇明主，一篇所頌，無非建功立事以自効于公家者。且此語之下，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繼之，何嘗有遠害自全之意哉？予嘗深推之，蓋中庸有云：『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而引此詩爲證，學者因之錯會耳。殊不知中庸所以引之者，總結上文，而非專舉一句之義也。

書無逸言祖甲知小人之依享國長久。孔氏以爲太甲，鄭氏以爲帝甲。而疏從孔

義，蓋以因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史記云『帝甲淫亂，殷道復衰』也。且曰『太甲稱祖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爾』。予謂此說未安也。按史記祖甲，武丁之子，與太甲分明是兩人。周公所引，自中宗高宗以及祖甲，而繼之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其次第不應爲太甲。然國語史記皆言其淫亂而致衰隕，周公奚取焉？是不然。書聖經也，史傳出于雜說者也。周公去殷爲近，知其事爲詳；左氏司馬遷爲遠，其傳聞容有妄焉。與其變易姓名以遷就其事，寧舍史傳而從經可也。

左氏立弑君之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注曰：『稱君者，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斯聖人之意乎？曰：非也。以臣弑君，豈復有例？稱臣爲臣之罪，則稱君者非臣之罪乎？稱臣爲不義，則稱君者果臣之罪乎？君非上聖，誰無失德。使此說果行，皆可指爲無道而殺之矣。長奸雄之志，生篡逆之階，禁其一而開其一，聖人之立教不如是也。論天下之事者，亦權其輕重而已。人之無道，孰有大于弑君者？釋乎此而懲乎彼，

是何輕重不倫，所得之不償所失也。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貴乎春秋者，正名分，別嫌疑，爲亂臣賊子設耳。今乃妄生義例以爲之資，不亦乖乎！許悼公之卒也，經言世子止殺之，而三傳皆以爲進藥不嘗而已。信斯言也，其防于疑似者，一何嚴耶？至于推刃之賊，例以一己之私，而敢爲大逆，天地之所不容，禽獸之所不忍者，乃或得以幸免而沒其名。春秋人情之書也，若是之類，可謂近于人情乎？自傳考之，稱國者未必無道，稱臣者豈皆有道，參差不齊，自相爲戾者，多矣。姑以一二明之：晉靈之不君，淫刑而厚斂，懷諫而賊賢，傳所載也。茲不爲無道乎？而經書趙盾之名，何耶？楚靈之無厭，民怒而叛，從亂如歸，茲不爲衆所絕乎？而經書公子比之名，何耶？陳恆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者，且曰：民之不與者半。陳氏務施而結民心久矣，然而不與者半，則齊侯之惡，未爲衆所絕也。而稱國以殺，又何耶？經書薛侯弑其君比，而左氏無傳。夫旣稱國以弑，薛侯之罪，安得略而不載？使其無事可載，則孔子之例何爲而發哉？宋昭之殞，傳言其無道矣，然荀林父伐宋而立文公，則曰『